



点滴

破网

□ 张建云

每个人都有闷闷不乐的时候。闷闷,是状态;不乐,是结果。其实,幸福者都是把“闷闷”变成“无闷”的人。

事实证明,当我们闷闷不乐的时候,心中的目标偏斜了,志向打折了,理想之光黯淡了。一个“闷”字——心进入一间黑屋子,想出来时,发现那扇门很难打开。而创造者是敢于破网的。所以白居易说:“破网如割瓜。”漫长的无聊之后,随着刀切瓜时“咔嚓”的一声,瓜的清香袭来,看着红瓢黑籽儿的西瓜,这个世界陡然清新豁朗起来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价值判断

□ 王小波

我认为,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,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。假如你是只公兔子,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——大灰狼坏,母兔子好。然而兔子并不知道九九乘法表。

此种事实说明,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,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——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,还要付出一些代价;对别人做价值判断,那就太简单、太舒服了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食指与大拇指

□ 桂剑雄

伪君子对批评家说:“你应该像我这样,少伸食指,多竖大拇指。”

批评家问: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因为,”伪君子说,“当你伸出食指去批评、指责别人时,你的另外三个指头却是对着你自己的。”

“谢谢你的提醒。”批评家说,“即使如此,我还是愿意继续伸出食指去及时指出别人的缺点和错误;而绝不像你那样,动不动就肉麻地竖起大拇指去吹捧人家,以至让自己的其他四个指头一起在下面表示反对。”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中国色的来处

□ 不小可

色彩不光象征身份地位,还象征很多东西——尤其古诗词中极为擅长“转喻”,一些本来稀松平常的颜色词,也就变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载体,有些甚至一直被我们沿用至今。

比如,“粉黛”原意是化妆时用来敷面的白粉和画眉的黛墨,很快被用来指代女子——红粉佳人、三千粉黛,乃至蛾眉、青蛾,都是女子的别称。红袖添香、红颜知己,红红的都是女子。

相形之下,男子虽不施粉描眉,青丝绿鬓却也是有的——年轻人须发皆黑,所以这个代表黑色的“青”字,到头来也成为青壮年的象征,我们现在使用的“青春”,追根溯源也是一样的发端。

而当“青”字不代表黑色,代表竹青时,又有了名垂千古的“留取丹心照汗

青”——古人在竹简上写字前,要先用火烤竹简,使之“出汗”,以防将来虫蛀,所以“汗青”就演变成了“载入史册”之意。“名垂青史”中的青,同样也是指青色的竹简。

传说中,西王母有一只取食传信的“青鸟”,于是青鸟便成了信使的代称。李商隐有传世名句:“蓬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

古人雅好,热衷在枫叶上题诗传情,称为“题红”;又喜欢将翠鸟的羽毛取来装饰宝石,称为“点翠”。

“红鸾星动”是好事将至,“兔走乌飞”是岁月倏忽——传说中,太阳里有三足乌,月亮中有玉兔,所以鸟与兔就被拿来转喻日升月恒。

“白云乡”在古人眼里是仙界的代

名词,而“黑甜乡”则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进入的梦境。

古诗词中若读到“白榆”,便知是满天星星,“天上何所有,历历种白榆”,满天星辰和飘落满地的榆钱一样,星星点点,漫山遍野。

有些词我们至今用得欢,却未必知道它的来处。比如,白眼、清白、浮一大白——“白眼”源自《晋书·阮籍传》:“籍又能为青白眼,见礼俗之士,以白眼对之。”看到不喜欢的人,阮籍就要翻白眼。而用“浮一大白”来代替酒,用“清白”来比喻一个人的品格,也早在苏轼的“翠袖争浮大白,皂罗半插斜红”和赵彦端的“山矾风味更梨花。清白竞春华”中已可看到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文苑

右手与左耳

□ 张希

书画名家林散之,本名林霖,字散之,号江上老人,左耳等。林散之在书法方面以草书见长,他的艺术造诣曾得到赵朴初、启功、郭沫若的高度评价,被誉为“当代草圣”。

散之先生是个有趣的人,中年以后,他在书画作品上的署名日趋“多样化”,他不再单一使用原来的“散之”,开始使用“林散之左耳”“散之左耳”“左耳”之类的署名,后来连印章也变成了“左耳”。这一改变引起了启功先生的好奇,他问林散之为何偏爱“左耳”二字,林散之这才道出原委。

原来散之先生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,然而“小天才”却因一次中耳炎,导致左耳基本失聪。左耳的听力问题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,成了终生抹不去的印记。“左耳”给林散之带来的不便可想而知,但“当代草圣”却没有将此放在心上,反而将这个印记落在了题款上。

无独有偶,“当代草圣”如此,“明代草圣”亦如此。提起与唐伯虎、文徵明、徐祯卿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的祝枝山,想必无人不知,祝枝山本名祝允明,因右手生有枝生指,也就是俗称的“六指”,他索性自号“枝山”。从小就有这么个怪长相的祝枝山,不但没有因此“自惭形秽”,反而大大方方将“枝山”二字写在了他的书画作品上,也正是他这不凡之手,让“草圣祝枝山”名满天下。

在“枝山”与“左耳”的故事之中,可以看到两位“草圣”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,那就是面对人生磨难时的豁达与洒脱。自幼身体不健全,先天也好,意外也罢,对于任何人来说,都是人生的大不幸,很多人因此自怨自艾,一生都没能走出那片阴影,而二位“草圣”身体上的不健全,却丝毫没有遮挡照进他们内心的阳光。在他们看来,“枝山”与“左耳”不是他们的缺点,更不是弱点,而是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,对此他们不但坦然接受,还天下传扬,这或许就是“草圣”们不拘凡俗的特质。

写字如此,做人也是如此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人间万事趁青春

□ 甘正气

20多岁的时候,好像不知道累、冷、饿为何物,特别能扛活、抗冻、挨饿,真的饿了,辣酱拌饭吃一小碗,可以支撑十几个小时。心情不好,或者兴之所至,可以和一二好友迎着初冬的北风,在路边摊吃鸭脖、喝啤酒至凌晨三四点,第二天早上七点洗个冷水澡,依然神采奕奕。那时,悲伤、愤怒、狂喜都可以作为痛饮三百杯的理由,壮怀激烈,放言无忌,最后忘了为何而喝。对于天气也可以不理,别人穿两三件衣服时,自己还可以只穿一件衬衣,面对关心和质疑,在寒气中昂着头骄傲地呐喊:“热血青年不怕冷!”

那时也不困不乏,兴趣广泛,表达欲强烈,恨不得在聊天时给人系统地上一门课,将四年甚至七年的专业尽情展示,也热衷于给人开书单,沉醉于为人指点迷津。那时好为人师,抓住一切机会慷慨陈词,声振屋瓦,聊天从不看时间,聊到东方既白,搅得对面楼栋住着的老大爷恼怒地喊话,说我们打扰了他睡觉。那时我心理竟然想的是,如果我是他就说:“听了你们聊天,才发现老夫痴长了几十岁!”

年轻时精力旺盛得将博客当成论文写,不仅要言必己出,而且要新意迭出,还要新作层出,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,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,郊寒岛瘦各擅胜场,环肥燕瘦各有千秋。好学的年轻人经常开展跨市交流,那时没车,但为了见面聊聊读书心得、探讨人生难题,坐几个小时大巴也在所不惜。见了面,唇枪舌剑,可以睥睨群雄,也可以顾盼自雄,好像没有谁

会谦虚,仿佛谦虚就是虚伪;那时无人不自恋,好像不自恋就是自暴自弃;那时贬低人不说他不高、不富、不帅或者她不白、不美,只淡淡地说一句:“那人没读过什么书!”那时没有谁瞧不起“万户侯”,只是从不提及,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年轻,假以时日,什么都是小事一桩,万事不在话下。

年轻人之间流行互相学习,互通有无,信奉无贵无贱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师之所存,学文学的埋头钻经济,学经济的开始学地理,学法律的游走于文史,青年们互赠书籍和资料,对于好书纷纷“索拿卡要”,个个“贪多务得”,还有人免费分享搜索技巧,虽有细大不捐之嫌,却从无故步自封之弊。没有人画地为牢,人都在知识的旷野里豪迈地驰骋,纵情地狂奔。那不是马牛的姿态,是狮子、豹子和刚成年大象的步子。

年轻的时候,是肆无忌惮的时候,笑声无遮无拦,即便有一点点忧伤都要“昭告天下”,惊天动地。如今,年龄渐长,喜与怒不形于色,哀与乐皆隐而不发,心中即便有了不快,那也是像电视剧《潜伏》里的那句台词:“让悲伤尽情地来吧,但要尽快地过去!”

作家海明威曾说:“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。”不管怎样,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未来生涯里最年轻、最青春的一天,那些好事、歹事、苦事、乐事都尽管来,尽早地来吧。人间万事趁青春!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lz@163.com

白办发行
单月订价:21.5元



中共大同市委主管主办 大同日报社出版 电话:0352-2050272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 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9 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